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 五月槐花開

楊石珊

五月, 風從秦巴山間過來, 一吹, 就趕著越兒督促洋州的槐花開了。

漢江兩岸, 坡頭屋後, 老槐樹的枝桠上掛滿了白登登的花串。風來, 簌簌地晃, 香氣順著河谷走, 飄滿整個壩子。槐樹不挑地, 坡邊牆角, 河畔石縫, 只要有處扎根, 它就能長得很旺。白的花, 青的葉, 襯著遠處黛色的山, 眼前映著碧汪汪的田——這是故鄉五月的樣子。

天剛亮, 露水還沉甸甸地壓著花瓣, 我們拎著竹籃就往外跑。槐樹有刺, 枝杈橫生, 卻擋不住麻利的手腳。高的攀著粗枝往下捋, 矮的踏著腳在樹下摘, 偶爾被扎一下, 吮吮手指, 笑笑, 又摘。槐花清甜, 帶著晨露的潤澤, 一把塞進嘴裡, 滿頰膩香。大人在身後喊: 「少摘點, 給蜂留些!」我們只當沒聽見, 一心想把竹籃堆得冒尖。

母親的槐花飯, 是我們小孩子的最愛。新摘的花, 淘洗瀝干, 拌上金黃的玉米面, 勻勻地攪攪搓搓, 讓每朵花都沾一層粉。大火蒸上, 霧氣騰起來的剎那, 槐花香氣就撞個滿懷。蒸好的飯, 淋一勺油潑辣子, 撒點鹽、蒜末, 筷子拌勻——軟糯裡嚼得出清甜, 甜裡又竄出一點辣味, 那是蝕進骨頭裡的味道。娘也做槐花餅: 花切碎了和在麵糊裡, 攤進鍋, 「滋啦」

一聲, 香氣就竄出來。餅邊煎得焦黃, 裡頭還是嫩的, 就著滾燙的玉米粥, 呼嚕嚕喝下去, 額頭冒出細汗。

槐樹林邊, 養蜂人年年都來。一頂帳篷, 幾排木箱, 便是臨時的家。蜜蜂在花間嗡嗡地忙, 養蜂人戴紗帽, 開箱, 取脾, 搖蜜, 動作又輕又穩。搖出的蜜, 澄亮亮的, 聞著就有槐花的清氣。父親總說, 這蜜養人。小時候貪甜, 常溜去養蜂人的窩棚前, 套近乎, 為的是能討一勺原蜜, 抵在舌尖上, 享受那難得的甜蜜——那甜啊, 讓人眯起眼睛, 忘了姓名忘了生日。後來我再也沒遇到過那樣香甜的味道。

老槐樹下, 是我愛讀書的地方。粗壯的樹幹撐開濃蔭, 花簌簌落在紙上、肩上。風, 沿著漢江吹過來, 濕漉漉的, 混著花香。遠處山連著山, 近處屋頂上炊煙裊裊上升, 狗兒們偶爾叫兩聲, 又靜下去。那時總想快些長大, 好去山外邊看外面的世界; 卻不知道, 後來最想回來的, 正是這槐花香濃郁遲滯的地方。

如今住在城裡, 樓縫的間隙偶爾也瞥見一兩棵槐樹, 開幾串疏落的花。可怎麼看, 都覺得孤單、冷清。它沒有溝溝坎坎的陪伴, 沒有漢江的水汽滋潤, 更沒有母親掀開鍋蓋時, 那股撲面而來的氤氳香氣。

槐花又開了。風裡的甜, 一絲一絲, 還在往心裡鑽。只是, 那滿山遍野的白, 那縷魂牽夢繞的香, 終究是溢滿故鄉了。

### 一牆紅影入南夏

顧青

五月了, 南方的日頭忽然就亮起來, 曬得人有些發懶。我住的小區圍牆邊, 有一叢三角梅, 這時候正開得好。遠遠望去, 紅彤彤的一片。

三角梅這名字, 是後來的叫法。現在廣東人還叫它「勒杜鵑」, 因為枝上有刺, 勒是刺的意思; 花又紅得像杜鵑。叫來叫去, 名字倒比花還複雜。其實它哪裡是梅, 哪裡是杜鵑? 它原產在南美洲, 來中國不過百來年, 算是個新客。可是南方的城市, 街頭、巷尾、天橋、陽台, 到處是它的影子。也不嬌貴, 隨便折一枝插在土裡, 澆點水就活了。活了就瘋長, 一個夏天能躡出去好幾米。那枝條上有刺, 勾著牆, 攀著欄杆, 哪管你磚牆水泥, 它只管爬。

它的花, 嚴格說來並不是花。真正的花小得很, 黃白色的, 藏在三片苞片中間, 米粒大小, 不起眼。人們看的是那三片苞片。五月的三角梅, 苞片正盛。有紫紅的, 有大紅的, 有橙紅的, 也有白的, 粉的, 但到底以紅色最為精神。苞片薄薄的, 有些像紙, 捏上去輕輕的。一簇一簇地開著, 葉子倒被遮住了大半。遠遠看過去, 就是一面花牆, 紅得沒有道理, 紅得理直氣壯。

我想起杜甫寫桃花的一句詩: 「桃花一簇開無主, 可愛深紅愛淺紅?」三角梅也是這樣的, 開得無主似的, 沒有人管它, 它就自己熱鬧。不像牡丹芍藥, 要人澆水施肥, 要人搭架子撐著。三角梅不用, 越是乾旱, 它開得越歡。有年夏天, 別的花都焉了, 三角梅卻開得滿城都是, 紅艷艷的, 像跟太陽較勁。

有一回去南寧, 住在老城區的一條巷子裡。巷子窄, 兩邊的房子舊了。可是幾乎每家每戶的陽台上都種著三角梅。有的垂下來, 有的攀上去, 把整面牆都鋪滿了。早晨起來, 推開窗, 對面那家的三角梅幾乎伸到我的窗台上。一個老太太在澆花, 她看見我, 笑了一下, 說: 「這花好養, 不用怎麼操心。」我問她種了多少年, 她說: 「搬來的時候插了一枝, 現在十幾年了。」

《詩經》裡寫花, 多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類。三角梅是外來的, 可它在中國南方的土地上, 倒比很多本土的花還要扎根。它像那些漂洋過海來討生活的人, 慢慢地, 也就成了這裡的一部分。它的花期也長, 從四月一直開到十一月, 一茬接一茬, 不知疲倦, 你以為它快謝了, 過兩天再看, 又冒出一層新的。

我折了兩枝, 帶回去插在案頭的清水瓶裡。第二天再看, 苞片還是精神抖擻的, 一點沒有要敗的意思。

案上有了這一點紅, 連寫字的心都靜了些。忽然覺得, 這花雖然名字裡有個「梅」, 卻沒有梅花的孤傲凜然; 它是隨和的, 熱鬧的, 像南國的夏天, 熱騰騰地撲面而來。你躲不開, 也不想躲。

### 失落的故鄉人

杜太超

小時候的腳步, 總在村落與鄉野之間緩緩來回, 一次次沈迷於藏在田間地頭裡的野趣, 不時從遠處傳來奶奶呼喚著我的乳名。喚我回家吃飯時候, 奶奶的小腳跳躍田埂上的印象, 遠遠看去, 如同長大了看到的卡通形象。青石板路的紋路、屋前老槐樹的蔭涼, 晨起小鳥此起彼伏的鳴叫和著傍晚迴響田野間的蛙鳴。還有屋前上空澄澈的藍天, 都被妥帖照進了記憶深處。時隔多年, 每每回想, 那些細碎的畫面依舊如初, 一幀幀在腦海裡鋪展開來, 清晰得彷彿昨日才剛剛走過。在剎那間猛一回頭, 記憶裡四十多年前的月光照在今日的水面。

後來踏上求學路, 人生便成了一場不

停歇的奔跑。輾轉于不同的鄉鎮和城市, 埋頭在書本與未來之間, 一心追逐遠方的夢想前行, 從未停下腳步回頭張望。行色匆匆裡, 我只顧著追尋眼前的光亮, 竟忘了抬頭看看故鄉的天空, 忘了觸摸故鄉飄過的雲朵。故鄉, 漸漸成了身後模糊的背景, 成了被追夢腳步遠遠拋下的港灣, 我只顧著向前, 從未認真回望過那份根植心底的牽掛。

真正的失落, 始於二十年前故鄉那場來得突然和徹底的行政區域劃分, 還有那條經過老屋門口的高速公路。一個在行政歸屬的版圖上將我和原來的故鄉小城永遠分隔, 一個用高速公路將我和原來的故鄉小城在地理和空間上失之交臂, 讓我每次開車回家順著高速路無法停留地隨波逐流, 漸行漸遠, 一次次無緣與她相遇。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 打破了故鄉原有的寧靜, 也徹底改寫了她的模樣。曾經熟悉的小城, 在地理版圖上被重新切割, 老舊的街巷被推倒, 熟悉的地標漸漸消失了。記憶裡遠處身材修長的女子撐著桔黃色的油紙傘映襯著走出小巷盡頭的剪影, 好像一朵盛開的蓮花, 這樣的景致永遠無處尋覓了。

我站在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 滿心都是迷茫與悵然。記憶裡的故鄉, 與眼前站立的大地, 漸漸割裂成兩個全然不同的世界。精神意義上的故鄉無處不在,

物質世界裡的故鄉全然已變, 我分不清哪一個才是我真正的故鄉。這份失落, 像一根細細的針, 輕輕紮在心底, 每每想起, 都帶著隱隱的觸疼。

幾十年來, 離開了故鄉, 我在外四處遊歷, 走過千山萬水, 見過萬千風景, 可心底始終揣著故鄉的記憶, 一路隨行。那片刻在骨子裡的故土, 從未因距離而疏遠, 從未因時光而褪色。如今, 我常常開車踏上歸鄉的路, 自以為終於回到了魂牽夢繞的故鄉, 可眼前的一切, 早已是物非。

故鄉的小城高樓拔地而起, 道路四通八達, 故鄉的面貌日新月異, 紛繁的變化讓人目不暇接。可我心裡清楚, 我奔赴的, 從來不是眼前這座煥然一新的小城, 而是記憶裡那個帶著煙火氣、藏著童年溫暖、永遠不曾改變的故鄉。時至久遠, 希望我記憶裡她的樣子永遠不要走樣。

我終於成了失落的故鄉人。在故鄉的變遷中迷失了方向, 在記憶與現實的縫隙裡轉轉徘徊。可即便如此, 那份對故鄉的執念從未消散, 記憶裡的故鄉, 永遠是我心底最柔軟的歸宿, 是我漂泊一生, 始終想要奔赴的遠方。

人生如同候鳥, 不停的遷徙, 短暫的棲息, 他鄉留不住漂泊的靈魂, 故鄉裝不下疲憊的軀體, 何處才是我可以回得去的故鄉?



文藝副刊

海韻

### 鄧志雄家屬捐 三中僑中金中職校福利

晉江三中、金井僑中、金井中學、晉江職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訊: 鄧名譽理事長志雄學長(晉江金井曾坑村),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下午五時十七分逝世於紅衣主教醫院, 享年六十六歲。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 其哲嗣孝思純篤, 秉承庭訓, 守制期間, 不忘公益, 素向對本會關愛有加, 特撥菲幣拾萬元, 作為本會福利金之用。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謹藉報端, 以予表揚, 並致謝忱。

### 陳耀獅遺孀逝世

菲華媽泗五姓聯宗總會訊: 本會故諮詢委員陳耀獅宗長(曾任本會第54-55、56-57屆副主席)令德配陳府李太夫人諡秀來(原籍石獅市港塘村)亦即僑商陳培元、培立,

培仁、培賢、培德、惠明、惠君賢昆玉令先慈,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廿九日晚十點零一分仙逝於紅衣主教醫院, 享壽積潤九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訂五月三日凌晨五時火化後設靈於阿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y 312 Helenium)靈堂, 擇訂於五月六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奉骸安位於(The Garden of Divine Word Columbarium inside Chris the King mission seminary 1101 E.Rodriguez sr. Ave. Quezon City)

本會聞耗, 將派員慰唁其家屬, 敬致花圈, 並訂於五月五日(星期二)下午七時三十分在其靈前舉行族祭致奠禮。敬請各位宗長屆時準時前往參加族祭致奠禮, 及參加越日執紼行列, 藉表哀悼, 以盡宗誼。

### 王詩滬丁母憂

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菲律賓晉江總商會訊: 本會理事王詩滬賢昆玉令萱堂王衛許玉霜老孀人, 痛於二零二六年 四月廿八日(星期二)下午六時十九分壽終於崇仰醫院, 享壽積潤九十有八高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傳統紀念墓園(Heritage Memorial Park Chapel, Taguig City)六號靈堂, 擇定於五月六日(星期三)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傳統紀念墓園(Heritage Memorial Park, Taguig City)。

本會爰訂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五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凡吾會職會員, 屆時務希出席參加獻花祭禮及出殯執紼行列, 以表哀思, 而盡鄉誼。

### 王詩滬丁母憂

菲華利未素惹防火會訊: 本會顧問王詩滬賢昆玉令萱堂王衛許玉霜老孀人, 痛於二零二六年 四月廿八日(星期二)下午六時十九分壽終於崇仰醫院, 享壽積潤九十有八高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傳統紀念墓園(Heritage Memorial Park Chapel, Taguig City)六號靈堂, 擇定於五月六日(星期三)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傳統紀念墓園(Heritage Memorial Park, Taguig City)。

### 王詩滬丁母憂

菲華消防隊員聯合總會(16016)訊: 本會顧問王詩滬賢昆玉令萱堂王衛許玉霜老孀人, 痛於二零二六年 四月廿八日(星期二)下午六時十九分壽終於崇仰醫院, 享壽積潤九十有八高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傳統紀念墓園(Heritage Memorial Park Chapel, Taguig City)六號靈堂, 擇定於五月六日(星期三)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傳統紀念墓園(Heritage Memorial Park, Taguig City)。

### 陳金鋒丁祖母憂

菲華青年服務團總部訊: 本總團團務

理事陳金鋒同志令祖慈陳府李太夫人秀來老祖母,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廿九日(星期三)晚十時零一分, 壽終於仙道士紅衣主教醫療中心, 享壽積潤九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

訂於五月三日(星期日)凌晨五時火化後,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y 312 - Helenium)靈堂。擇訂於五月六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 奉骸安位於Christ the King - The Garden of the Divine Word Columbarium之原。

聞貴同志事親至孝, 今遽罹斯痛, 誠屬艱堪。特函慰唁, 尚祈闔府節哀順變。謹訂於五月四日(星期一)下午七時半在陳老夫人靈前獻花致奠, 凡我職團員屆時敬希出席參加, 藉表哀悼, 以盡團誼。

### 曾宗敏遺孀逝世

菲律賓曾丘宗親總會訊: 本會故會員曾宗敏令德配, 曾府劉太夫人秀玲(晉江內坑鎮), 不幸於四月廿五日凌晨四時零五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八十有六高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〇二號靈堂, 擇訂五月三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襄理飾終事宜。

### 曾宗敏遺孀逝世

旅菲安海內坑曾丘聯鄉會訊: 本會故鄉僑曾宗敏令德配, 亦即曾程偉, 程揚, 文慧, 文安, 文婷, 凱楓, 竹吟令先慈, 曾府劉太夫人秀玲(晉江內坑鎮), 不幸於四月廿五日凌晨四時零五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八十有六高齡, 音容宛在,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〇二號靈堂, 擇訂五月三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襄理飾終事宜。

### 蔡志達丁母憂

菲華青商會訊: 本會秘書長蔡志達先生令先慈, 蔡府吳夫人諡藝裳, 原籍晉江金井下丙,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 壽終內寢, 享壽六十三齡。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3-Camelia)靈堂。

擇訂五月六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全體職會員

二零二六年五月三日

秘書長: 洪源集

副秘書長: 陳長波

理事: 蔡哲人, 蔡振作, 柯維漢, 丁勁樟

執行副理事長: 張孚志, 施培銓

副理事長: 詹廷誠

理事: 王松齡

本會爰訂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五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凡吾會職會員, 屆時務希準時參加獻花祭禮及越日出殯執紼行列, 以表哀思, 而盡鄉誼。

右通告

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 敬花通告

為通告事: 本會理事王詩滬賢昆玉令萱堂王衛許玉霜太夫人, 痛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廿八日(星期二)下午六時十九分壽終於崇仰醫院, 享壽積潤九十有八高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傳統紀念墓園(Heritage Memorial Park Chapel, Taguig City)六號靈堂, 擇定於五月六日(星期三)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傳統紀念墓園(Heritage Memorial Park, Taguig City)。

# 訃告

<p><b>蔡金獅</b> (石獅市永寧郭宅村) 逝世於四月廿八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s 212 - HYACINTH 靈堂 出殯於五月三日中午十二時</p>	<p><b>蔡吳藝裳</b> (晉江金井下丙) 逝世於四月廿九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s 203 - camelia 靈堂 出殯於五月六日上午八時</p>
<p><b>陳李秀來</b> (石獅市港塘村)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2-HELENIUM) 靈堂 出殯於五月六日上午九時</p>	<p><b>王許玉霜</b> (永和玉溪) 逝世於四月二十八日 停柩設靈於傳統紀念墓園 (HERITAGE PARK CHAPEL) 六號靈堂 擇訂五月六日(星期三)上午七時出殯</p>
<p><b>蔡施秀認</b> (瑞里) 逝世於四月廿八日 出殯於五月四日上午</p>	<p><b>流芳百世</b></p>